

茅盾

选集

MAO DUN XUANJI

第二卷

蚀

锻炼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茅盾选集

第 二 卷

蚀

锻 炼



作者一九三〇年在上海

路口突然挤住了。八成新的一辆「奥斯特」，

困在人力车和塌车的一群内，司機先生拼命按喇叭，歪戴着鸭舌帽的脑袋从车窗裡伸出来，

望着外面，睁圆了的一对眼睛，嘴裡嚷着：喂，喂，

你这样老……眼睛瞎了麼？「奥斯特」车来自南而

北，现在它想「打倒車」，折而向西。緊挨着「奥斯特」

后面的屁股的，是两架人力车，若子怡坐着左首的一

架，罗求如在他的右边。一架塌车满堆着衣包，箱籠，

不成形的傢俱，锅子，水桶，瓦罐，甚至舊式的尊花瓷，便

出版说明

本卷收入长篇小说《蚀》和《锻炼》。《蚀》包括《幻灭》、《动摇》、《追求》三个连续性的中篇小说，一九三〇年初改由开明书店合集为《蚀》出版。这次出版选集，根据一九八〇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排印。《锻炼》根据一九八一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排印。

AAK86X04

我社陆续出版

以下作家选集

丁 玲 选 集

巴 金 选 集

叶 圣 陶 选 集

老 舍 选 集

冰 心 选 集

阳 翰 笙 选 集

沙 汀 选 集

沈 从 文 选 集

茅 盾 选 集

靳 以 选 集

我社陆续出版
以下作家选集

郭沫若选集

何其芳选集

李劫人选集

周文选集

陈翔鹤选集

邵子南选集

林如稷选集

罗淑选集

刘盛亚选集

目 次

蚀(1928)

幻灭.....	3
动摇.....	93
追求.....	243

写在《蚀》的新版的后面.....	396
补充几句.....	400

锻 炼(1948)

小序.....	405
锻炼.....	407

蚀

(1928)

幻 灭

1

“我讨厌上海，讨厌那些外国人，讨厌大商店里油嘴的伙计，讨厌黄包车夫，讨厌电车上的卖票，讨厌二房东，讨厌专站在马路旁水门汀上看女人的那班瘪三……真的，不知为什么，全上海成了我的仇人，想着就生气！”

慧女士半提高了嗓子，紧皱着眉尖说；她的右手无目的地折弄左边的衣角，露出下面的印度红的衬衫。

和她并肩坐在床沿的，是她的旧同学静女士：年约二十一二，身段很美丽，服装极幽雅，就只脸色太憔悴了些。她见慧那样愤愤，颇有些不安，拉住了慧的右手，注视她，恳切地说道：

“我也何尝喜欢上海呢！可是我总觉得上海固然讨厌，乡下也同样的讨厌；我们在上海，讨厌它的喧嚣，它的拜金主义化，但到了乡间，又讨厌乡村的固陋，呆笨，死一般的寂静了；在上海时，我们神昏头痛；在乡下时，我们又心灰意懒，和死了差不多。不过比较起来，在上海求知识还方便……我现

在只想静静儿读一点书。”她说到“读书”，苍白的脸上倏然掠过了一片红晕；她觉得这句话太正经，或者是太夸口了；可是“读书”两个字实在是她近来唯一的兴奋剂。她自从去年在省里的女校闹了风潮后，便很消极，她看见许多同学渐渐地丢开了闹风潮的正目的，却和“社会上”那些仗义声援的漂亮人儿去交际——恋爱，正合着人家的一句冷嘲，简直气极了；她对于这些“活动”，发生极端的厌恶，所以不顾热心的同学嘲笑为意志薄弱，她就半途抽身事外，她的幻想破灭了，她对一切都失望，只有“静心读书”一语，对于她还有些引诱力。为的要找一个合于理想的读书的地方，她到上海来不满一年，已经换了两个学校。她自己也不大明白她的读书抱了什么目的：想研究学问呢？还是想学一种谋生的技能？她实在并没仔细想过。不过每逢别人发牢骚时，她总不自觉地说出“现在只想静静儿读点书”这句话来，此时就觉得心头宽慰了些。

慧女士霍地立起来，两手按在静女士的肩胛，低了头，她的小口几乎吻着静女士的秀眉，很快地说道：“你打算静心读书么？什么地方容许你去静心读书呢？你看看你的学校！你看看你的同学！他们在这里不是读书，却是练习办事——练习奔走接洽，开会演说，提议决议罢了！”她一面说，一面捧住了静女士的面孔，笑道：“我的妹妹，你这书呆子一定还要大失望！”

静女士半羞半怯不以为然的，推开了慧的手，也立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你没有逢到去年我受的经验，你自然不会了解我的思想何以忽然变迁了。况且——你说的也过分，他们尽管忙着跑腿开会，我自管读我的书！”她拉了慧女士同到靠窗的小

桌子旁坐下，倒了两杯茶，支颐凝眸，无目的地看着窗外。

静女士住的是人家边厢的后半间，向西一对窗开出去是晒台，房门就在窗的右旁，朝北也有一对窗，对窗放了张书桌。卧床在书桌的对面，紧贴着板壁；板壁的那一面就是边厢的前半间，二房东的老太太和两个小孙女儿住着。书桌旁边东首的壁角里放着一只半旧的藤榻。书桌前有一把小椅子，慧女士就坐在这椅上，静女士自己坐在书桌右首深埋在西壁角的小凳上。

房内没有什么装饰品。书桌上堆了些书和文具，却还要让出一角来放茶具。向西的一对窗上遮了半截白洋纱，想来是不要走到晒台上的人看见房内情形而设的，但若静女士坐在藤榻上时，晒台上一定还是看得见的。

“你这房，窄得很，恐怕也未必静。怎么能够用功呢？”慧女士喝了一口茶，眼看着向西的一对窗，慢慢地说。

静女士猛然回过头来，呆了半晌，才低声答道：“我本来不讲究这些，你记得我们在一女中同住的房间比这还要小么？至于静呢，我不怕外界不静，就只怕心里——静——不——下来。”末了的一句，很带几分幽怨感慨。刚果自信的慧，此时也似受了感触，很亲热地抓住了静女士的右手，说：“静妹，我们一向少通信，我不知道这两年来你有什么不得意；象我，在外这两年，真真是甜酸苦辣都尝遍了！现在我确信世界上没有好人，人类都是自私的，想欺骗别人，想利用别人。静！我告诉你，男子都是坏人！他们接近我们，都不是存了好心！用真心去对待男子，犹如把明珠丢在粪窖里。静妹，你看，我的思想也改变了。我比从前老练了些，是不是？”

她微微叹了口气，闭了眼睛，象是不愿看见她想起来的旧人旧事。

“哦……哦……”静不知道怎样回答。

“但是我倒因此悟得处世的方法。我就用他们对待我的法子回敬他们啊！”慧的粉涡上也泛出淡淡的红晕来，大概是兴奋，但也许是因为想起旧事而动情。

沉默了好几分钟。

静呆呆地看着慧，嘴里虽然不作声，心里却扰乱得很。她辨出慧的话里隐藏着许多事情——自己平素最怕想起的事情。静今年只有二十一岁，父亲早故，母亲只生她一个，爱怜到一万分，自小就少见人，所以一向过的是静美的生活。也许太娇养了点儿。她从未梦见人世的污浊险恶，她是一个耽于幻想的女孩子。她对于两性关系，一向是躲在庄严，圣洁，温柔的锦幃后面，绝不曾挑开这锦幃的一角，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；她并且是不愿挑开，不敢挑开。现在慧女士的话却已替她挑开了一角了，她惊疑地看着慧，看着她的两道弯弯的眉毛，一双清澈的眼睛，和两点可爱的笑涡；一切都是温柔的，净丽的，她真想不到如此可爱的外形下却伏着可丑和可怕。

她冲动地想探索慧的话里的秘密，但又羞怯，不便启齿，她只呆呆地咀嚼那几句话。

慧临走时说，她正计划着找事做，如果找到了职业，也许留在上海领略知识界的风味。

2

一夜的大风直到天明方才收煞，接着又下起牛毛雨来，景象很是阴森。静女士拉开蚊帐向西窗看时，只见晒台上二房东太太隔夜晾着的衣服在细雨中飘荡，软弱无力，也象是夜来失眠。天空是一片灰色。街上货车木轮的辘辘的重声，从湿空气中传来，分外滞涩。

静不自觉地叹了口气，支起半个身体，惘然朝晒台看。这里露着的衣服中有一件是淡红色的女人衬衫，已经半旧了，但从它的裁制上还可看出这不过是去年的新装，并且暗示衫的主人的身分。

静的思想忽然集中在这件女衫上了。她知道这衫的主人就是二房东家称为新少奶奶的少妇。她想：这件旧红衫如果能够说话，它一定会告诉你整篇的秘密——它的女主人生活史上最神圣，也许就是最丑恶的一页；这少妇的欢乐，失望，悲哀，总之，在她出嫁的第一年中的经验，这件旧红衫一定是目击的罢？处女的甜蜜的梦做完时，那不可避免的平凡就从你头顶罩

下来，直把你压成粉碎。你不得不舍弃一切的理想，停止一切的幻想，让步到不承认有你自己的存在。你无助地暴露在男性的本能的压迫下，只好取消了你的庄严圣洁。处女的理想，和少妇的现实，总是矛盾的；二房东家的少妇，虽然静未尝与之接谈，但也是这么一个温柔，怯弱，幽悒的人儿，该不是例外罢？

静忽然掉下眼泪来。是同情于这个不相识的少妇呢，还是照例的女性的多愁善感，连她自己也不明白。

但这些可厌的思想，很无赖地把她缠缚定了，却是事实。她憎恨这些恶毒思想的无端袭来。她颇自讶：为什么自己失了常态，会想到这些事上。她又归咎于夜来失眠，以至精神烦闷。最后，她又自己宽慰道：这多半是前天慧女士那番古怪闪烁的话引起来的。实在不假，自从慧来访问那天起，静女士心上常若有件事难以解决，她几次拿起书来看，但茫茫地看了几页，便又把书抛开。她本来就不多说话，现在更少说。周围的人们的举动，也在她眼中显出异样来。昨日她在课堂上和抱素说了一句“天气真是烦闷”，猛听得身后一阵笑声，而抱素也怪样地对她微笑。她觉得这都是不怀好意的，是侮辱。

“男子都是坏人！他们接近我们，都不是存了好心！”

慧的话又在耳边响起来。她叹了一口气，无力地让身体滑了下去。正在那时，她仿佛见有一个人头在晒台上一伸，对她房内窥视。她象见了鬼似的，猛将身上的夹被向头面一蒙，同时下意识地想道：“西窗的上半截一定也得赶快用白布遮起来！”

但是这斗然的虚惊却把静从灰色的思潮里拉出来，而多时的兴奋也发生了疲乏，竟意外地又睡着了。